



外国文学研究
丛书

善之路

艾丽斯·默多克小说的
伦理学阐释

范岭梅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外国文学研究
丛书

善之路

艾丽斯·默多克小说的
伦理学阐释

范岭梅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善之路: 艾丽斯·默多克小说的伦理学阐释/范岭梅
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9
ISBN 978 - 7 - 5004 - 8978 - 8

I. ①善… II. ①范… III. ①默多克, I. (1919—
1999) —小说—伦理学—文学研究 IV. ①I561. 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42757 号

策划编辑 郭沂纹
责任编辑 刘志兵
责任校对 李 莉
封面设计 毛国宣
技术编辑 张汉林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6.5

插 页 2

字 数 162 千字

定 价 2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言 默多克与 unselfing^{*}

黄 梅

艾丽斯·默多克（1919—1999）呼唤评说。

默多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杰出的小说家兼哲学家。她长期在牛津大学任教，讲授哲学并撰写学术著作，与此同时以几乎一年一部的速率创作小说，作品有广泛影响，曾多次获得布克奖等重要奖项。不难理解，她的小说“思想性”特别强，讨论了许多与当代西方人的生存困惑密切相关的伦理和哲学问题。

默多克明确提出了“unself/unselfing”观念，让人为之心动。自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降，西欧各国的发展使传统社会纽带（家庭、村社、教会等）衰颓乃至瓦解，个人逐渐从群体中离析出来，成为出售自身劳力的孤立“自我”（或曰“主体”）。随之而来，有关“自我”的言说滔滔涌现，小说是最重要的讨论“场地”和工具之一。如弗洛伊德所说，现代小说故事中那位得作者特殊关照并往往赢得读者同情尊敬的英雄/主人公，乃是“自我陛下”的变种。尽管人对自身的意识逐渐“自我化”的过程一直伴随着有力的反驳、质疑、狙击甚至局部逆转，但是

* 本书及其他有关研究论作多将 unself 译为“无我”，亦有人（如查日新）译为“非我”。我个人更倾向于后一译法。此处没有译出，留待学者们达成相对一致的意见。

总的说来数百年里个人主义自我观稳步扩大了阵地，成为西方模式现代社会的思想支柱之一。不少公开标称“主体死亡”的后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实质上仍然在维护个人自由和个人选择的至高地位。

然而，在分工极端细致、生产和服务高度专业化的发达社会里，个人对他人的和社会组织的依存只是被市场交换所遮蔽，其实非但没有削弱，反而是更强化了。离了他人，现代都市人的衣食住行连一天都无法维持。过度强调个体自由和自足的言论必然不断滋生种种悖论、弊端、精神危机和践行困境。这也是批判和怀疑不曾断流的根本原因。默多克是持鲜明批评态度的思者之一。她的反思指向整个浪漫人本论的个人主义传统——包括体现于弗洛伊德学说的康德自由主义和维特根斯坦逻辑学的思想联姻，也包括推崇“意志”和“选择”的风靡一时的存在主义思潮。当然，萨特的思想和实践都不是浅薄片面的，他毅然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抵抗运动和左翼政治事业，证明了他对公共生活的重视。关于个人和他者间的关联、纠葛和冲突，他也有深入的透视和精辟的言说。不过，即便如此，默多克经长久考量与慎思指出萨特“关注的焦点是个人的孤独意识而不是个人与他所存身的社会的融合”，是切中肯綮的。在 20 世纪 80 年代里有许多中国人曾如醉如痴地读萨特，他们对他提及的“共在（Misten）”或“我作为他者所知道的身体而存在”未必深想，却因高调出现的“意志”、“自由”等词句以及“他人就是地狱”之类惊心动魄的警句油然生出醍醐灌顶之感。这类反应固然首先是对我国刚刚过去的一个失衡时代的反拨，但也印证了默多克对萨特思想重心的概括。

默多克认为，不加批判地认可人的主观愿望和追求，让贪婪的孤独个人“意志”成为道德准绳，是一种“恶魔（Luciferian）

哲学”^①。她说，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透辟而精彩地描画的是孤单个人的心态……是唯我论的（solipsistic）”，由此他赋予了巴黎先锋文人圈内普遍存在的漂泊无根感以某种虚幻的普世色彩。默多克曾让笔下虚构人物力陈人际关系纽带及“根”的重要，强调个人的满足和“幸福”不是好的行动指南，“真正的自由是全然不考虑自我”。她还在文章中明确指出：“自由不是选择。自由是知晓、理解并尊重和我们自己不同的事物。”

与此相关，默多克反复申说要认可并重视偶然性（contingency，也有人译为“偶在”及“偶合无序”）。这不仅是在认识论层面探讨哲学命题，也是在倡导对自我以外的客观存在的尊重，与 unselfing 思想彼此呼应，相辅相成。她喜用分词形态的 unselfing 一词也颇耐人寻味，似乎表达了强调动态过程的意愿。也就是说，默多克并非脱离现实地幻想把人们的思想拉回前现代状况，也不否认“自我”意识产生的必然性及这一历史过程焕发出的巨大社会动能，而是力图推动一种积极的、对话性的自我反省、自我限定和自我批评，以求对虚假孤独自我的超越并推动某种新人际纽带和新生存共同体的创生。

默多克的小说秉承写实传统，又极富寓言色彩，对古典哲学和文化（柏拉图思想、希腊罗马神话等）多有涉及，人物处理常常出人意料。在我国，虽然对默多克的介绍和评论尚不充分，但已有数种译本问世并出现了一批她的忠实追随者。范岭梅是其中之一。迄今国内有关默多克的讨论主要是在做介绍、梳理和阐述的工作。本书（据范岭梅的博士论文修订而成）即逐一讨论了默多克的重要小说，力图条理清晰地说明其中包含的重要伦理

^① Lucifér 即基督教义中的魔鬼撒旦，原为天使之一，因追求权势而反叛上帝，被罚下地狱。

和哲学思想——比如，它们与柏拉图洞喻寓言的关系，有关偶然性的见解，对于语言功能的思考，以及受到当代法国神秘主义者西蒙娜·韦伊（Simone Weil，1909—1943）和佛教传统的哪些影响，等等。这一类解说、分析和论证为今后进一步的思考与探究打下了基础。相信本书对作者来说既是一段问学经历的小结，也是新的起点。

值得注意的是，和国内多数有关研究著作一样，本书也指出了默多克伦理话题的现实意义。的确，对于当下在大跃进式经济发展中一头撞入城市化、工业化乃至后工业化境遇的中国人，是应该进一步强化个体自我意识还是尝试开启“unselfing”进程，日益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短短三十年里我们见证了固有乡村社会的瓦解和日益加剧的资源环境危机；看到了潜规则盛行、职业操守溃坏、强势利益集团无所制约、老弱病贫弱势群体缺乏保障等等“礼崩乐坏”乱象。很多人意识到，作为一个民族，我们想要可持续地生存下去就必须有所调整。这也是提出“和谐社会”目标的现实语境。以此为背景来思考默多克，人们不免会联想：unselfing 与对“和谐社会”的吁求是否有某种内在关系？是否有特殊的借鉴价值？

另一方面，我们不应忘记，小说本质上是混沌的，芜杂的，自相矛盾、难以圆说的。默多克选择更多通过虚构叙事来传达思想，也许恰恰因为它们不是理论或观念的图解，不能被任何理念整除。而这种思想上和艺术上的矛盾性与丰富性往往也是最吸引读者的地方。比如，默多克强调真相不可说，可是她自己却在不折不挠地尝试用各种话语来传达真理或真实，当如何理解？又如，经由柏拉图和韦伊等人的思想主张，默多克回归到更传统的责任观和无私（selflessness）概念，但是她却无法在自己的虚构作品里复活 19 世纪小说中那种血肉丰满的社会生活图景，她笔

下世界带给人的感受很多时候是孤独的甚至怪异的。这是否意味着默多克本人并不能摆脱她所非议的萨特式生存？还有，她的小说本质上是喜剧性的，其中许多人物针对自我中心倾向的斗争往往不怎么成功，所展示的毋宁说是求善求真历程中的失误、歧途、迷茫和谬见。这是在传达 unselfing 努力的艰难曲折，还是在提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自我观不可能仅仅通过个人层面的思辨、觉悟或“善行”等等来求得本质性更新？

还有小说中的男性叙述人。

女作家默多克为什么刻意选择男性做主人公和叙述人？这类讲述者大都不可靠，都被一己的眼界、好恶和利益所局限，但是隐含作者和他们的距离却不一样，他们的语言和行事风格也大相异趣：《网下》开篇第一句话是“我一看见在街拐角等我的费恩，就知道有什么事出了岔子”，它以亲切平易又略带玩世不恭的腔调把读者径直带入 20 世纪 50 年代初漂流无家的年轻知识分子的生活旋流。而《黑王子》中布拉德利·皮尔逊的开场“前言”从抽象的真善美迂回到他本人的来龙去脉，显得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某些失意小人物那般喋喋不休且偏执夹缠。不过，同一位皮尔逊先生进入“故事”后却又不像他自称的那么优柔寡断，讲述风格也变得多样甚至多彩——有些场面非常生活化、戏剧化也非常滑稽，也有不少景物描写明晰优雅，笔触几乎是浪漫而感伤的。这种种自相矛盾，加上该书前言后记（它们各有私人考量甚至商业目的）或认定或否定皮尔逊记述的真实性，使《黑王子》成为一部极为复杂的作品。作者在多大程度上认可又在多大程度上暗中贬损主人公兼叙述者，两者间存在怎样的多重对话关系，的确是诱人的话题。

同样发人深思的还有女性人物形象。默多克写小说，即使使用第三人称，也很少从女性角度出发。这与 unselfing 相关吗？她

是刻意通过异性之眼里反观以求陌生化效果吗？

国内曾有学位论文分析默多克小说中的女性复仇者形象。“复仇”说是否恰当姑且不论。这一切入点却颇有启发性。皮尔逊在街上看到朋友之妻也即他一时的情人蕾切尔在人流中匆匆穿行，生出成年妇女“就像一群动物”的感喟。阅读至此，读者或许会猝不及防猛然被话中双刃的刻薄击中。《沙堡》的男主人公对自家老婆也不胜其烦。这里，两位妻子是作为谜一样的他者出现的，而且这些被鄙视、厌倦的中年女性最终对事态的发展变化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类不能被主导叙事眼光穿透的异己女人给读者带来怎样的提示——关于性别、关于自我、关于共在？

.....

有很多疑问和可能在等待愿意到默多克世界里去摸索的“探险”者。

目 录

序言 默多克与 unselfing	黄 梅 (1)
-------------------------	---------

引言	(1)
----------	-----

第一章 冲破语言的樊篱	(16)
-------------------	------

第一节 道德的吟诵	(16)
-----------------	------

第二节 沉默的说教	(23)
-----------------	------

第三节 偶然性的昵语	(31)
------------------	------

第四节 现实的证词	(42)
-----------------	------

第二章 唯我论者的幻灭与新生	(49)
----------------------	------

第一节 自我	(49)
--------------	------

第二节 自我与他人	(61)
-----------------	------

第三节 唯我论者的失败	(71)
-------------------	------

第四节 自由	(80)
--------------	------

第三章 无我	(88)
--------------	------

第一节 折磨	(88)
--------------	------

第二节 注视	(99)
第三节 无我	(107)
第四节 空	(115)
第四章 善之路	(124)
第一节 善与恶	(124)
第二节 爱	(134)
第三节 美	(143)
第四节 善之路	(150)
结语	(159)
参考文献	(165)
附录一 艾丽斯·默多克生平	(174)
附录二 各部小说补充信息和概括性评论	(178)
附录三 艾丽斯·默多克语录	(191)
后记	(195)

引 言

善 (Good) 不但是具有悠久历史的伦理学概念^①，而且一直是文学家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然而，像艾丽斯·默多克这样身兼伦理学家和文学家，在其毕生 26 部小说中反复探索善这一主题的人却不多见。在 1965 年 9 月 3 日的《旁观者》(*Spectator*) 报上，文学评论家马尔科姆·布雷德伯里曾经这样评价艾丽斯·默多克的小说，她的小说“主题上趋向于形而上学式的思索，技巧上趋向于寓言和象征主义”^②。其实，这正是默多克的成功之处。一方面，她所使用的“寓言和象征主义”等技巧使作品的情节更加引人入胜；另一方面，其作品中流露出来的深刻的“形而上学式的思索”则是她的作品最为彰明较著的特征。正是在对几种重要的伦理学思想的“破”与“立”中，借助文学技巧的“外衣”，默多克在她的小说中生动地传达了自己关于善的伦理学观念。在她的第一部小说《在网下》(*Under the Net*, 1954) 中，默多克反驳了语言哲学依赖语言常规来规定人类主体建构的观点，她认为语言同样可以像描摹人的公开行动一样描

① See Basil Willey, *The English Moralists*,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64, p. 13.

② Malcolm Bradbury, "The Romantic Miss Murdoch", *Spectator*, September 3, 1965, p. 293.

绘人的意识世界，从而为探讨善这一问题提供了一种语境。接下来，在《砍断的头》（*A Severed Head*, 1961）中，默多克集中驳斥了将主体的认识问题简化、抽象为意志使然的存在主义哲学的相关观点，指出其唯我论的倾向。继而在《黑王子》（*The Black Prince*, 1973）和《绿衣骑士》（*The Green Knight*, 1993）中，默多克通过借鉴韦伊的“无我”、“空”和柏拉图的善的理念，最终形成自己的善的认知体系。当然在对善的认知过程中必然会涉及现实、自由、死亡、美及爱等一系列哲学问题，因此在这四部主要作品之外，本书还将研究其他四部与这些理念相关的作品并涉及默多克的其他十余部小说。通过这样的研究，我们可以在她的作品中逐渐感知到一条通往善的道路，而这条路又是在充满偶然性、生动的作品中逐渐清晰起来的。

艾丽斯·默多克 1919 年 7 月 15 日生于都柏林，是父母唯一的孩子。她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1931 年当她 12 岁时，父母将她送到布里斯托尔的巴德明顿寄宿学校。在那里，默多克显示出对古典文学、现代语言及文学的浓厚兴趣。1938 年，她到牛津大学的萨默维尔学院深造，阅读了大量的古典文学、哲学和古代历史方面的书籍。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默多克一度在战时财政部任助理，战后又在旨在帮助欧洲国家重建的联合国救济与复兴部门（UNRRA）工作。1948 年，默多克成为牛津大学圣安妮学院哲学系研究员兼导师。1956 年，她与后来成为文学评论家、牛津大学英国文学托马斯·沃顿教席的约翰·贝利结婚。1963 年，默多克退休，专门从事写作。

默多克的一生是丰富多彩的。1947 年，当她到剑桥纽汉学院做哲学系研究生时，语言哲学的代表人物维特根斯坦刚刚结束在那里的教学生涯，默多克从他的弟子那里接触到了这位当代哲人的思想。此前，在 1945 年正在欧洲工作的默多克与存在主义

哲学家萨特有过一次谋面。默多克对萨特的《存在与虚无》非常感兴趣，并于1953年出版了她的第一本专著《萨特：浪漫的唯一理主义者》（*Sartre: Romantic Rationalist*），这本书是英国第一部引介萨特存在主义思想的专著。从1954年出版《在网上》开始，默多克笔耕不辍，一共出版了26部小说，多部哲学专著和戏剧，以及部分诗歌作品。在她四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先后获得詹姆斯·泰特·布莱克纪念奖（1973）、维特布莱德奖（1974）和布克奖（1978）。她还有六部小说获得布莱克纪念奖提名。1976年，默多克被授予爵士称号（CBE），1987年获女爵士称号（DBE）。1982年，她被遴选为美国艺术学院国外荣誉成员，1987年获得皇家文学会的爵士封号，她的画像还被悬挂在国家肖像馆内，这对在世的小说家来说是难得的殊荣。1990年（纽约）美国国家艺术俱乐部授予她荣誉奖章。

默多克的创作生涯长达四十多年，其对善的思考也绵延了近半个世纪，而这种思考始终是与现实社会中人的存在休戚相关的。透过纷繁复杂的表象世界，默多克试图在她的作品中为当代人提供一种以善为终极目标的形而上的指导原则。尽管默多克与其他一些战后作家艾米斯、韦恩、布莱恩、西里托一样“都崇尚维多利亚时代小说家的写作风格，他们用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反映‘福利国家’的社会和道德问题”^①，但是由于她的探究借助了专业的哲学知识，似乎“脱离”了现实社会，以至于“在她的拥护者和诋毁者之间横亘着一条明确的鸿沟”^②。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默多克所坚持的善的观念对于解决当代社会的诸多问

① 张中载：《二十世纪英国文学——小说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4页。

② Peter J. Conradi, *Iris Murdoch: The Saint and the Artist*, Houndmills: The Macmillan Press, 1986, p. 3.

题到底有多大的意义。其实，尽管善是一种抽象的客观的理念，但是它却与人类主体须臾不可分开，抛开人类主体，善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因此，对善的探讨归根结底还是对人自身的研究。对人类自我进行表现是小说这种艺术形式诞生的催化剂之一，及至当代“西方文学中的‘表现自我’，究其实质，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试图直接从痛苦的自剖中完成对自己的认识和理解”^①。默多克在小说中对“自我”的阐释超越了对个人命运的唯一论式的考虑，因为在她所处的年代里人类经历了奥斯维辛集中营和长崎、广岛的恐怖历史事实，“活生生现实中的苦难敦促着有道德感和社会责任感的思想家重新思考人类的处境”^②。

因此，在默多克的小说中对抽象的善的论述被转化为对具象的自我的描绘，而这一描绘承载了对现实问题的解答。

在文学与伦理学方面都有建树的默多克是个非常谦虚的人，她的谦虚不仅表现为她从不以“某某家”的称号自居，对别人的问题总是耐心解答，甚至还表现为对自己笔下的人物怀有尊敬之心。英国小说家 D. H. 劳伦斯对自己喜欢的人物极尽赞美，对本人厌恶的人物则塑造为行尸走肉。默多克则不然。对于众所公认的恶人，如《还算体面的失败》（*A Fairly Honourable Defeat*, 1970）中的朱利斯，作者除了刻画了他漠视他人生命等恶的一面之外，还是不忘透露给读者朱利斯的犹太人身份及胳膊上留下的纳粹集中营囚犯的记号。这并不是一种没来由的同情，而是试图合理解释每个人物行为的宽容之心。因此，在小说中读者看到

① 侯维瑞：《现代英国小说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5 页。

② 阮炜：《二十世纪英国小说评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64 页。

的是一个个特殊的存在，却很少直接“看到”叙述背后那个思想深邃、充满人文情怀的作者默多克。也只是在人物对奇石、爱犬和游泳的偏爱中，读者才得以“瞥见”作者对生活的热爱。可以说，默多克尽力避免自我的影子在小说中像无所不能的上帝一般时隐时现，她所追求的是一种作者在作品中的完全隐形。而在她塑造的众多人物形象中，“无我”的人物类型是作者所倡导的圣人一般的存在方式。在默多克看来，“无我”是一种最高形式的自我存在，是对善的最佳阐释。默多克在以形象演绎为主要手段的小说中传达了精炼的哲学思辨信息，以自己独特的见解解说了“现代主体”的生存样态。与其说她爱在小说中给读者提供某种生存方式的模式，不如说是给读者上了一堂生动的认清自我和现实的一课。无论读者同意与否，对自我进行的种种“拷问”是任何人都无法避开的，不管意识到这一问题的存在与否。

自我并不是一个亘古的话题，而是随着不同历史境遇的变化不断演进的观念。简单地说，在古希腊与罗马时代，自我还是一个蒙昧的概念。这是缘于当时的人类隐匿于强大的自然界之中，没有足够的力量将自我的存在从自然界中剥离出来，因此也就谈不上对自我有多少认识。他们往往崇拜各式各样的神灵，并将自身对福祉的希望寄托在对神灵的虔诚信仰之中。当基督教渐渐成为西方一种普遍信仰之后，上帝则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最高存在。人类则完全听命于这种主宰一切的力量，上帝的意志便是自我行动的准绳，人则成为一种隶属于他者的存在。随着社会形态的不断更迭，“16、17 世纪以降，工商业和海外殖民事业的快速发展，城市扩张和传统农业破产等等一系列变化，使旧有的阶级、家族和行业关系等等纷纷松动甚至解体。人们不再生来从属于某个相对固定的社会群体或担当稳定的社会角色，相反，他们

似乎成了漂浮的孤独个体，有可能或是不得不重新为自己定位，重新探求并塑造自己的角色和人生……‘个人’的观念变得越来越重要”^①。马丁·路德、马基雅弗利、霍布斯、洛克等人分别从宗教、政治、心理学等角度探讨了当时社会条件下与自我有关的话题，自我也随之成为文学领域的焦点之一。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主体性的加强，自我这种概念也被赋予了越来越高的地位。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理查逊的《帕梅拉》、菲尔丁的《弃儿汤姆·琼斯传》无不标志着自我观念已经自上而下深入普通人的心中，成为推动他们谋求向“上”突进、改变自我社会地位的强大动力。乃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尼采断然宣称“上帝已死”，自我达到一种空前的高度。

自我观念的进步有积极的一面，但是也随之带来许多简单化、极端化的后果。20世纪初，语言哲学与存在主义哲学兴起与发展成为当时两种强有力的思想武器。然而这两种思想却都具有上面所说的片面化倾向。它们与英国的经验主义思想有着相承的关系。早在17世纪、18世纪初时，霍布斯与洛克便将人类主体确定为一种政治存在，他与“世界中其他主体的共存是不可避免，也是必然的”^②，在处理人类主体和同为主体存在的他者的关系时，语言哲学和存在主义哲学都强调人类意志的重要性。“两者都将道德主体从包围他的世界中分离出来，提到意志时就好像他很容易获得自由，完全可以忽视个性和他隐秘的、片断

① 黄梅：《推敲“自我”：小说在18世纪的英国》，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8页。

② Lindsey Tucker (ed.), *Critical Essays on Iris Murdoch*, New York: G. K. Hall & Company, 1992, p. 3.